

柳風

李傳鋒



柳茂恒 著

湖北長江出版集團
崇文書局

柳風

李傳鋒

柳茂恒 著

湖北長江出版集團
崇文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怪柳风/柳茂恒著. —武汉: 崇文书局, 2008.5

ISBN 978 - 7 - 5403 - 1339 - 5

I. 怪… II. 柳… III. ①诗词—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62342 号

责任编辑: 王良先

出版发行: 崇文书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B 座 430070)

印 刷: 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 1037 号 430074)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1.75

字 数: 5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幻作摩天笔 同谱满园春

——《怪柳风》序

邓 斌

三十多年前，茂恒与我乃亲密同窗，均为某校“工农兵学员”。那时，恰值“文革”之末，青春学子热血无法沸腾，才思恐成罪恶，故慎言慎行，小心做人，哪敢凭书生意气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之豪情？

“文革”尚未结束，我们的“求学”生涯却在极其尴尬的境遇中结束了。毕业分配，困惑而迷茫的我们恍若一把被无形巨人朝天抛撒的豆子，乱纷纷地散落在鄂西南坎坎坷坷的山旮旯里再也找不回来！此后的三十年间，我与我的同学各自在个体生命的小天地里供职度日，结婚生子，彼此音讯不通，静候老之将至，正所谓“寻寻觅觅夏连秋，不觉青丝换白头”（《七绝·恋情》）！大约是2005年的一个夏日吧，茂恒突然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门口，一时间令我惊诧得睁大了眼睛：他分明就是当年喜欢侃点“平仄”、弄点“韵辙”的柳茂恒，眉梢挂着浅笑，嘴里吐着“风骚”，一口标准的“景阳话”字正腔圆；但笑脸上自然多了些密匝匝的皱纹，鬓角上添了些白花花霜雪。

聊起别后光景，茂恒半是苦涩，半是欣然。原来，他毕业上岗后，除年轻时在乡镇从事过一段“文秘”工作外，此后数十度寒暑，始终在一所“险峰环抱，秀水回流”的青龙河小学“传道授业解惑”，心不远，地却偏。眼见得春来了，春又去了；教过的孩子长成大人，孩子的孩子又背着书包上学来了……光阴荏苒，许多青春的幻想渐成泡影，然茂恒却本着适者生存的哲理，于“世无车马喧”的教学生涯中自寻其乐，正如他在一篇《曲·自画肖像》中说的那样：“书中寻趣，笔下排忧，逢场作戏，赏月登楼。哼浪歌野曲箫奏，得闲时陇上捕鸠。吃的是蓑衣饭、合渣汤、炕洋芋、绿菜黄梁，伴的是布衣裳、青竹簟、白杉茶、婆娘慧柔……”从教三十年，茂恒虽也当过小学校长，受过省州表彰，但与之岁岁厮守的除却琅琅书声、群群稚童外，就只有结发老伴、膝下儿女与暖暖村居了。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其实均在一转眼之间。近来，年届“天命”的茂恒仿佛受到神灵启迪，突然如醉如痴地爱上了诗词文赋这类传统文学样式。面对匆匆来去的春意，面对朝夕与伴的乡井，他信步山径，如此吟哦：

湖海莺鸣柳色新，百家会聚画堂春。

洪钟大吕师前辈，云锦天章启后昆。

常叹深沟芳草浅，欣闻此地玉兰珍。

身居劣境思高远，要让诗魂化国魂。

——《七律·诗会醉吟》

好一个“身居劣境思高远，要让诗魂化国魂”！他觉得，人生可贵，人生易老，作为教师，不能仅仅传声筒般向学生抖弄现成的书本知识，还应该有所创造，从自己的生活中寻找某些文化的原色，为后世留下经验性的感悟以启迪来者。于是，他一边“小酌壶中酒，频教月下诗”（《五律·雅趣》），一边“缓步香痕下夕烟，梦中得笔结新缘”（《七绝·述志》）。即景抒怀，教读有感，广交诗友，应答酬唱，写下了大量古韵新声的诗词、曲赋、楹联等。

与茂恒重逢再别后，我的手机就经常接收到他的诗词短信。说实话，整天忙于编务与其他日常工作，那些平平仄仄的诗句很难引发我的胃口，多数时间我是“瞄”过既罢，未置可否；但不久，一叠命名为《怪柳风》的厚厚的诗稿就摆在了我的案头。出于同窗情谊，出于社会责任，我不得不正视这位老有所乐者的心血结晶了！

《怪柳风》共收录诗词曲赋逾五百余首（篇），按“歌吟景庆、明时风范、山水览胜、幽中野趣、咏物寄兴、感事抒怀、浮生旅迹、亲朋酬唱、世态针砭”分门别类。凡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一时兴来，皆可入诗。我认为特别有价值的是他描写山水田园的即景篇，是他总结人生经验的咏物述志篇。

茂恒平生虽“身未出施州境界，足不及名山大川”（作者《跋》语），但“悠闲独处好敲诗”（七绝·《闲情》），凡“花草虫鸟，树石山水，烟酒茶饭，风土民情，美恶丑善，洁廉污邪，逸事传闻，结友

交友，唱和赠答，悉数皆涉”（作者《跋》语）。《七律·春图》（三首）是他即景诗的代表作。在作者眼中，春临大山，是山里人最为激动的赏心乐事。作者首先描写虫鸟争春的一片喧腾之态，如“蜂吟雅调”、“燕啄芳泥”、“鹊噪繁林鸡刮翅”、“鹰环险岫鹿嘶春”，这一系列场景不仅衬托出了“千山一碧”、“半山茵”等静态美景以鲜活的动感和乐感，而且为人物活动作出了形象化的铺垫。那么，在明丽和热闹的“春图”里，山里人都在干些什么？作者以他细腻的观察告诉我们：“隻叱犁牛芳土脆，童追牧野稚歌娇”，“人稀路寂清风爽，遍地耘耕铁臂摇”，“因姐打草提花篓，小子驱羊出翠微”，“老姬生烟烧饭晚，村翁策杖唤孙归”，“掌灯闲坐叨农事，老少推杯打湿衣”。在鲜活的画面中，我们看到了农耕、童趣、打草、牧放、生饭、夜话、畅饮等一组一组流动的风景，听到了吆喝牲口、呼唤稚子、歌唱与欢笑、倾谈与劝饮等各种山野深处的袅袅余音。没有对山野生活刻骨铭心的体验，是不可能将山村图景写得如此活灵活现有血有肉的。茂恒的这类诗作，清新质朴，明丽生姿，颇具“王孟”遗韵。

再如他纵笔书写乡中古道雄关的那首《七律·景阳关》：

白云飘处一雄关，绝顶临风鹤语寒。

耳际犹闻金鼓动，眼前再现白莲攀。

路闲壁断人烟杳，时过境迁故事鲜。

险栈天梯今作古，隧道中通万民欢。

景阳关，历史上是封建王朝与土司辖地之间的一道雄关古寨。多少兵戈扰攘，多少剑啸弩鸣，多少血火相拼，均化为萋萋草野中的断墙残垣了。作者登高四望，但见云飘、鹤语、路闲、壁断、人杳，内心里却不由浮现出“金鼓动”（即各种军事势力征战拼杀的场面）、“白莲攀”（清末白莲教于此地出入的场面）的历史图景。悠悠史事，令他感受到家乡不仅仅自然生态峻奇，而且文化底蕴丰厚。今虽“时过境迁”，但往事并不如烟，它时时提醒作者与他的乡人在前辈艰辛求索的废墟上沉思社会与人生的苍茫厚沉，珍视今天“万民欢”的辉煌建设，脚踏实地走向新的生活。

述志篇中，颇耐人寻味的是他的那些咏柳的诗词。如：

长年挺拔古池边，与世无争自畅然。

碧水游鱼常作伴，时招百鸟荡秋千。

——《七绝·老柳》

北国风沙处，常搅漫天尘。青枝绿叶无影，孤寂日难分。老态龙钟可颂，浩气依然涌动，翘首啸乾坤。共在蓝天下，何处有芳芬？傲沙砾，经干渴，更精神。春光不染冰塞，只有雪纷纷。笃信枫宸有顾，犹见天规再布，岂可负清贫？幻作摩天笔，同谱满园春。

——《水调歌头·红柳》

诗词中的“柳”巧用双关，既指柳树这类生命力极为强劲的植物

物，亦指姓氏为“柳”的茂恒自己。他用“长年挺拔”、“与世无争”、“浩气依然涌动”、“傲沙砾，经干渴，更精神”之语来展示自己的志趣修养和人格追求；用“碧水游鱼常作伴，时招百鸟荡秋千”，“幻作摩天笔，同谱满园春”来赞美自己的兴趣爱好与职业特色。“怪柳”，又叫三春柳、红柳，这类落叶小乔木特别能耐碱抗旱，适于造防沙林。作者用“怪柳风”作为自己诗集之名，显然是借“怪柳”以自诩，表明他不仅要洁身自好而且要施爱于人的生命信念。这对于一名毕生耕耘在乡村小学校的人民教师来说，我以为是恰如其分，也是难能可贵的。

作者的述志诗章较多，再如：

卅年操玉铍，长舞梓桑中。

园里百花簇，鬓头银雾笼。

乡人尊老柳，耆旧谑诗翁。

只有妻无忌，声声唤懒虫。

——《五律·自戏》

人生若梦苦蹉跎，铁杵成针磨砺多。

十载寒窗忧乐共，一身浩气苦甘罗。

迷途复蹈归天意，泥马跄流唱颂歌。

笑对人间荒谬事，大江东去又如何？

——《七律·子就业》

天条触犯受搓磨，发配寒宫砍桂柯。

斧凿经年枝更茂，刑拘广漠气随和。

诏书未达甘承命，玉女难邀不怪婆。

盼得依稀恩典日，凡尘酹酒泪滂沱。

——《七律·叹吴刚》

无论是幽默诙谐的《自戏》，还是慷慨悲歌的《子就业》，均深深融汇着作者不甘闲掷光阴、追求生命至境的老而弥坚的信念；那首借神话人物述说人际遭遇的《叹吴刚》，既蕴含着对世事不公的义愤、牢骚以及淡淡的忧郁，又表明了他淡于人事、甘于寂寞的达观随缘的思想感情。

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作者还借用他的诗笔，对官场的腐败行径与社会上的陋俗世风等进行了义正辞严的鞭挞。如：

揽胜观光起大风，穿云踏海五洲穷。

吞金饮玉洋妞伴，缴款原来都姓公。

——《感考察》

推杯击盏饮流霞，头重脚轻神志麻。

口若悬河夸妄语，颠三倒四眼珠斜。

——《醉徒》

由此可见，茂恒不是隐居深山、埋头耕耘的不问时政者，“位卑未敢忘忧国”，国家与民族的利益时时牵动着他的柔肠。不争名于朝，不争利于市，同时又深切关注着时代的走向与人类的命运，这实在是我们民族最可宝贵的传统文化品格，因而，我对他表示由衷的钦敬。

作者还有一些对天下大事、国家盛事、历史往事等着力评判的诗章，还有若干与友人应答酬唱的诗章，其中不乏精思细吟之作，在此恕不逐一评介。

是为序。

2007年6月6日于恩施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恩施州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

清水出芙蓉

——《怪柳风》又序

梅玉成

岁在丁亥荷月上浣，柳茂恒先生告诉我，他准备出一本诗文集，稿子已基本选定。我礼貌地表示祝贺。他说想拿来给我看看，并请提提意见，我乐观甚成，也满口答应。他又说，如不嫌弃，请作一序。事至此已毫无退路，我只好应承。不久，他果然把集子的打印稿送来，内容为诗、词、曲、赋，厚厚的一本。同时还有邓斌先生的“序”和作者的“跋”。这就让我有些为难。不写吧，可我已经承诺过的，不可食言；可要写吧，又从何着笔？只好先接下来，看看再说。当恭读再三之后，我不觉为其内容所吸引，从而生出一些感想，于是就写下来，算作“又序”，聊以塞责。

作者是位疏狂而无媚骨的人。这从他的集子和自述中可以看出。作者姓柳，集子名“怪柳风”，里面又写了诸如红柳、荫柳、烟柳、旱柳、瘦柳、柳荫、柳下、柳条、柳色、柳腰，以及折柳等等，可见其对“柳”情有独钟，意有所系。但却不借此炫耀祖人，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或宋代著名词人、“奉旨填词”的柳耆卿；也不高攀现代著名诗人，有“帝王之师”美誉的柳亚子。而是

自报家门：“余居幽壑，出身寒微，水蛇之命。”他并多处深情地提到他的族祖父枝印公，在“浓荫蔽日艳阳天”去“云雾山中访墨仙”。“嫁衣裁剪高人瘦，怪石磨雕本色红。荐入丹台辉四壁，当铭绳墨不私功。”原来这位老先生是位对古诗文有很深造诣的高人。作者在其熏陶与引导之下，仅七年功夫，居然诗、词、曲、赋各方面得以升堂入室。这个集子就是证明。当然，这里主要还是作者本人的天赋和勤奋。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作者掌握诗、词、曲、赋的写作技巧，并有作品集结问世，真有点近于童话。事实是，由于作者的早慧，从小即有对诗、词的爱好，在那个特殊年代又“偷”读了不少“旧书”，后又进入师范学校，奠定了坚实的语文功底，并增加了古诗文的积累，继得名师指点，自然水到渠成。

柳君是位勤奋的人。这不仅是因他有诸多作品，而且从作品的字里行间折射出他曾“博览群书”。如“逢场作戏……”（《曲·自画肖像》，为节省篇幅，下略），来源于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六：“竿木随身，逢场作戏”；“燕啄芳泥”则是化用唐·白居易《钱塘湖春早》：“谁家新燕啄春泥”；“黎民忧乐”无疑是出自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濯笔临池水黑”，则见于卫恒《四体书要》记载的张芝练习书法的故事；“再点龙睛”典出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为梁·张僧繇画龙的

故事；“梦中得笔”，见于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李白的故事；“子夜泛舟冰雪天”，引自《艺文类聚》，为晋·王子猷雪夜乘舟访戴安道的故事；“蟾宫自入砍婆娑”，是化用宋·辛弃疾词《太常引》：“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而“大千信息”，则是将释家语“大千世界”与现代词语“信息”有机地揉合在一起，等等，俯拾皆是，就不再一一列举了。能如此信手拈来，只能说明作者涉猎之广，能将这些典故不露痕迹地融于作品中（古称用事）。正如古人所说“高手用事，有如盐入水之妙”。这说明了作者不但有较高的古文学素养，而且掌握了较高的表现技巧。

作者在熟谙格律的基础上，同时有很好的语言驾驭能力。这表现在诗词反映现代生活，并且把现代语汇，甚至是俗语、乡言，尤其是少数民族语言运用入诗词，这是一个大胆的，也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尽管学术界还有争论。如《七律·建始公众网开通感赋》：“催花击鼓起弦歌，建邑网通滋稼禾。黎庶忧乐屏上察，大千信息指间梭。寰球咫尺聚方寸，社会清淳漾泰和。揽月何须神箭借，蟾宫自入砍婆娑。”这是融古今语言与情怀于一炉的好诗。击鼓催花，源于神化传说。繁弦急鼓，催生了网络的开通，使神话变成了现实。如春风化雨普润万物，沁人心田。在银屏上可察知百姓的喜怒哀乐，也展现了中华自古以来，就有以关心天下苍生的忧乐为己任的高尚情怀。在手指与键盘轻击之间，传递着“大千

信息”。透过一方小小银屏，使地球村宛如近在咫尺。中国构建的和谐社会是如此美好。科技的进步，让“可上九天揽月”，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网络向人们传授科技知识，正使神话变为现实。结尾句则借辛词意境，希望这个世界多些清平，少些纷乱；多些美好，少些丑恶。诗意层层递进，环环相扣，而又开合自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四句韵脚的“梭”字，用得恰到好处，十分传神！谁说少数民族语言不能入诗？

语言通俗化，其实古已有之。僧惠洪《冷斋夜话·卷一》：“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姬解之，问曰：‘解否？’姬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作者在这方面作了不少探索。如“合渣当作饭来添”（《无题》，为节省篇幅，下略）。“合渣”，是鄂西的家常菜，以“添”代“盛”是湖北方言；“忙呼堂客宰家禽。”“堂客”是妻子的别称，流行于湘、鄂西一带。“忽闻炉上糊焦臭，换取妻嗔一鼻灰。”作者只顾读诗，把饭也烧糊了，惹得妻子的嗔怪，因而碰了“一鼻子灰”。把作者对诗书的如醉如痴，妻子的怜爱与娇嗔，写得何等生动幽默！“只有妻无忌，声声唤懒虫。”作者是位教师，文化人，还是一校之长，平时是受人尊敬的，很少有人直呼其名。可是在妻子面前，只是一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丈夫，以“懒虫”相呼，充满了生活情趣与温馨。

语言会因时代变化而变化，固步自封是不可取的。因此，作

者的大胆尝试值得肯定。当然,追求通俗不等于媚俗,更不能粗俗,要防止俗语的滥用。

将现代科技入诗,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困难的所在:要么把诗写成枯燥的科技说明,毫无诗味;要么就弄得云里雾里,既不像神话,又不像现实,搞成“四不像”。作者在集子中写这方面虽不太多,但做了成功的探索。如《沪蓉西高速路四渡河特大桥》。该桥在建造中,创造了几个世界第一,如用火箭技术把钢缆抛射成功……其中“火箭”、“先导缆”是科技名词,“抛射”、“牵引”是科技术语。要把世界这一首创技术加以描写,应该说是有难度的。可是作者却举重若轻地巧用“抛牵”,把“火箭”与“先导缆”连接起来,构成“火箭抛牵先导缆”的诗句,既写得清楚明白,又不失诗味,在锤炼字句上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

作者的讽喻诗写得也很有特色。如《盆景树》:“只因物极丑成乖。”本来植物生长,以茂盛舒展才符合生态。但人们却从自己的主观审美出发,把盆景树加以绑扎、扭曲,使成各种畸形,“越怪越美”。“乖”是鄂西方言,不是平时所解的“机灵”、“听话”,而“美”与“好看”之意。其中隐喻着讥讽的哲理。又如《钱议》:“阴行拒兑放悲声。”“阴行”,即阴曹地府银行的简称。这是作者凭想象造出的一个新词,是说有人将大量财富(多为不义之财)带到地府,可是“阴行”却不予兑换,只好嚎啕大哭……语言生动、辛辣,

想象奇特。

作者善于观察事物，注意从生活中撷取素材。无论是写情、写景或酬唱，也无论是诗词或其他体裁的作品悉数可读，不少作品可圈可点。但也如作者所说，他的足迹未出过施州，不免有些局限。虽说现代媒体发达，可以做到足不出户而“卧游天下”，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仍是每个成功诗人的座右铭。有条件时，我们还是应当争取多出门走一走，这对扩大眼界、开阔胸怀、拓展诗路，还是十分有益的。

作者是位人民教师，又是一校之长，在传承中华传统诗词上身体力行，这对于“让诗词走进校园”无疑是十分有益的。正如小平同志对中国足球队的指示：“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同样，要振兴中华诗词，也应从娃娃抓起。就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教育工作者，自应是责无旁贷的。为此，我们对作者寄予厚望。

是为序。

丁亥桂月上浣于恩施

「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恩施州诗词楹联学会副主席」